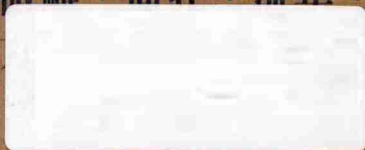




笔下功夫

美文·十年精编

景致·微雕·面孔·流年·小时代
温情·思想录

凤凰出版社

76

笔下功夫

美文·十年精编

格言杂志社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言：十年精编·美文 / 格言杂志社编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506-1271-6

I. ①格… II. ①格… III. ①汉语—语言读物 IV.
①H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8238号

- 书 名** 格言：十年精编·美文
著 者 格言杂志社
版式设计 张津楠 潘云亭
责任编辑 张叶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邮编：101401
开 本 730×1030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271-6
定 价 18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目录

CONTENTS

景致	4
微雕	16
面孔	28
流年	40
小时代	58
温情	72
方志	88
韵味	104
心绪	118
思想录	132

■ 总监制 李彤 总策划 谷雨 执行主编 李鹏程 执行副主编 易宗军 梁玉梅



景致

背起行囊，带上画笔，收拾好你的心情，或行走，或搭乘小巧的车，悠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林海雪原，平静中生长出永恒的灿烂和温馨；湖光山色，沉醉中诉说着田园居者的闲适与洒脱；还有峡谷冰川、海岸岛屿……徜徉于一段段灵山异水，给心灵一个假期，诗意地触摸美丽的大千世界！

水流云在的花香

◎ 朴素



一丛丛的修竹在野地里迎风而立，萧萧竹影给这个贫瘠的世界平添了一份律动。

不知不觉中，杏子林中的隐晦与迷惘渐渐透散出来，山中雾气正浓。溪边的流水泛着游鱼的悠闲，一路唱着情歌向山下跑去，砍柴樵夫的身影在密密的丛林中一闪而过。山中古松千余，翠盖入云，静得有些阴森。偶尔有一两声鸟鸣，更显幽寂，但明显有了鲜活的气息。

山下是一片开得正艳的荷花。野荷的芳香在山间弥漫，仿佛仙乐一般，动人心魄。山间的空气极清新，各种花草树木的气味随意地游走，它们自由而快乐。高大的木百合在野荷香气的笼罩里孤芳自赏着，一派遗世而立的清高。人世无情，花木有心。

笑语盈盈暗香去。天上的星星悄然睁开了眼睛。

花在夜间开得更艳，像是与星星有个约定。夜凉如水，风从山间吹来，花香袭人。空气中有一种极度的虚幻之美，渐渐弥漫，渐渐笼罩夜色无边的大地。夜间的风更迷人，萧萧而过，

令人心念动转。

风是已逝人生的声音。人不知风打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却闻此声而叹惋，闻此声而知人世之艰难。古人云：夏秋夕昏寒凉气，皆自飒飒风里来。

古寺。迎门有梅树三两株，花如飞雪。寺内无人，寂静，轻絮不起。

山间的水声在寺里惊起灰尘，淡若清梦一般。寺外的山径上长着一簇簇的菖蒲，紫花绿叶，浓淡有致。菖蒲的四周点缀着些微小的白花，从远处看，仿佛东瀛的插花。走在山路上，心无记挂，无处不可停留，尘世里的忧愁暂且忘却。林间洁净清新，山峦守口如瓶，没有人肯告诉我那即将来临的盛放与凋零。

记忆总是悄然地从心灵的深处掠过，如电光石火，让我们中止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感受到水流云在的花香。那里不仅仅只是美丽与哀愁，更有不被人深知的残酷与冷漠。

花落的声音在想象中轻盈自在，一朵一朵落在心灵的虚幻之所。有月亮的晚上，少年人为心上人守夜。山间无雪。偶有寒风吹彻，花木萧森。唯有紫藤绿意盎然——紫藤像梦一样已缠绕我多年。记住这个名字是1992年，在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后花园的墙角那里有一架紫藤，从夏天到秋天，紫藤花一直沉沉地开着。”

主人公颂莲从她的窗子看见那些紫色的絮状花朵在秋风中摇曳，一天天清淡了。“紫藤叶带着浓郁的清香味让我忆起少年时代如烟的往事。”

石头道人说过：“西湖之胜，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倚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山林野游，果然令人为之快也，当药健脾之说，可信也。古人诚不欺我。

山中的古寺静穆依然，与周围的空间浑然一体，成了浑厚、悠久、古远的一种补充，那就是清约宁静、冲淡平和。

山间有一处空地，空地上生长着一些不知名的闲花野草。花枝嫣然，树影凌乱，无雨有露，空翠湿衣。一个人静坐下来，心境变得平和。远处的溪涧声隐隐可闻，而野杜鹃花、山茶、鸢尾，丛发葳蕤，仿佛静静燃烧的冷火。

多年以后，这些和谐的声音、斑斓苍郁的色彩从记忆中涌出，衍变为精神的宝藏和支柱，填补了多少物质的空白和遗憾。

春是良夜里在恋人窗下所奏的情歌，秋却是残夜里凄迷如梦的哀调。秋天带着落叶的声音来了，山间的秋味比城市里更浓。美国诗人狄金森说过：“在诗人歌咏的秋天之外，有几个清淡的日子。那时间略在落雪之前，而晚于起雾之时。”

异域人说说得不错，我在山间也有这样的清淡日子，可以领略秋天的况味，体验秋之神秘、秋之丰满、秋之艳丽。

山中读书又是一番风味，最初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章中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山中毕竟不是天上的虚幻之所，夜色更为漆黑——山中的冬天快要来了吧。

（摘自《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学出版社，冰儿萧萧图）

林中小溪

◎ [苏联] 普里什文 潘安译

如果你想了解森林的心灵，那你就去找一条林中小溪，顺着它的岸边往上游或者下游走一走吧。我看见，流水在浅的地方遇到云杉树根的阻碍，于是冲着树根潺潺鸣响，冒出气泡来。这些气泡一冒出来，就迅速地漂走，不久即破灭，但大部分会漂到新的障碍那儿。它们挤成白花花的一团，老远就可以望见。

水遇到一个又一个障碍，却毫不在乎，它只是聚集为一股股水流，仿佛在避免不了的一场搏斗中收紧肌肉一样。水在颤动。阳光把颤动的水影投射到云杉树和青草上，那水影就在树干和青草上忽闪。水在颤动中发出淙淙声，青草仿佛在这乐声中生长，水影显得是那么柔和。太阳所反映的水上涟漪的影子，像轻烟似的，总在树上和青草上晃动。在小溪的淙淙声中，饱含树脂的幼芽在开放，水下的草长出水面，岸上的青草越发繁茂。

这儿是一个静静的深水潭，其中有一棵倒树，有几只亮闪闪的小甲虫在平静的水面上打转，惹起了粼粼涟漪。水流在克制的咕嘟声中稳稳地流淌着，它们兴奋得不能不互相呼唤。许多股有力的水都流到了一起，汇合成了一股大的水流，彼此间又说话又呼唤——这是所有来到一起又要分开的水流在打招呼呢。水惹动着新结的黄色花蕾。花蕾反又在水面漾起波纹。小溪的生活中，就这样一会儿泡沫频起，一会儿在花和晃动的影子间发出兴奋的招呼声。有一棵树早已横堵在小溪上，春天一到竟还长出了新绿。但是小溪在树下找到了出路，匆匆地奔流着，晃着颤动的水影，发出潺潺的声音。有些草早已从水下钻出来了，现在立在溪流中频频点头，算是既对自己影子的颤动又

对小溪的奔流的回答。

就让路途当中出现阻塞吧，让它出现了！有障碍，才有生活；要是没有的话，水便会毫无生气地立刻流入大洋了，就像不明不白的生命离开毫无生气的机体一样。

小溪流经树林的全程。这是一条充满持续搏斗的道路，时间就由此而被创造出来。搏斗持续不断，生活和我的意识就在这持续不断中形成。是的，要是每一步都没有这些障碍，水就会立刻流走了，也就根本不会有生活和时间了……

小溪在搏斗中竭尽力量，溪中一股股水流像肌肉般扭动着。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小溪早晚会流入大洋自由的水中。而这“早晚”就正是时间，正是生活。一股股水流在两岸紧挟中奋力前进，彼此呼唤，说着“早晚”二字。这“早晚”之声整天整夜地响个不停。当最后一滴水还没有流完，当春天的小溪还没有干涸时，水总是不倦地反复说：“我们早晚会流入大洋。”融尽了冰的岸边，有一个圆形的小湾。一条在发大水时留下的小狗鱼，被困在这水湾的春水中。

你顺着小溪会突然来到一个宁静的地方。你会听见，一只灰雀的低鸣和一只苍头燕惹动枯叶的簌簌声竟会响遍整个树林。

有时一些强大的水流，或者有两股水的小溪，呈斜角形汇合起来，全力冲击着被百年云杉的许多粗壮树根所加固的陡岸。真惬意啊：我坐在树根上，一边休息，一边听陡岸下面强大的水流不急不忙地彼此呼唤。

流经小白杨树林时，溪水浩浩荡荡像一个湖，然后集中流向一个角落，从一米高的崖上落下来，老远就可听见哗哗声。这边一片哗哗声，那边小湖上却悄悄地泛着涟漪，密集的小白杨树被冲歪在水下，像一条条蛇样一个劲儿想顺流而去，却又被自己的根拖住。小溪使我流连，我老舍不得离它而去，因此反倒觉得乏味起来。

（摘自《年轻人·中学生读本》2009年第4期）

我在草原上追赶落日

◎ 郭保林



汽车在奔驰。驰过苍苍的绿，驰过莽莽的绿，驰过起伏跌宕凹凸凹凹的绿，驰过缠缠绵绵浓浓稠稠的绿。车轮在绿浪翠涛上轻轻碾过，留下两抹浅浅的痕，风一吹，那痕便消失在绿的辽远和苍茫中了。我们在绿中挣扎，翻腾。偶尔出现一棵树，耸起一尊绿的雕塑。是想打破平庸吗？是想创造传奇吗？但是，在这偌大的背景上，那树显得极渺小，很寂寞，像一缕孤魂，一声轻轻叹息，给荒荒大原只留下一缕如烟的苍凉。

汽车依然在奔驰。

草浪汹涌着，澎湃着，呐喊着，喧嚣着，连绵不断地向车窗扑来，溅我一身草绿、草香。我有点儿惊惶，却又难以躲闪。眼前的风景一卷卷铺过来，铺开来，铺成一曲敕勒歌，铺成一首古乐府的意境，铺成汉唐边塞诗人一行行壮美凄怆的诗句。

车轮追逐日轮，日轮在远处山梁上喘息。车轮眼看就要追上，日轮却又俏皮地跳到更远的

一道山梁上。我们毕竟比夸父聪明，于是干脆停下来，徒步走向一个小山包，用目光追逐落日。

随着巨大日轮的缓缓滚动，天空的色彩也益发浓郁，红、黄、紫，成团、成块、成卷。这些色彩的军团，忽然不宣而战，刹那间，鼓角齐鸣，旌旗翻滚，万马奔腾，雄雄烈烈。红色军团，犹如一代天骄的铁骑，汹涌地、所向披靡地向黄色军团扑来，冲杀，呐喊，嘶叫，纠缠在一起；而紫色军团也不甘寂寞，跃马扬戈，从云隙间杀将出来，犹如异军突起，和红色、黄色军团扭结在一起。顿时，刀枪剑戟，铿锵声，撞击声，叹息声，响成一片——让人忆起在遥远的古代，草原上各个部落鏖战的场面。这是历史在天空的反照吗？然而，你只要静心观察，便可发现这些色彩都浸润着野性的蛮荒和雄性的彪悍。

莫不是，大草原把它的秉性和情感也赋予了天上的光和色？

在这浩瀚旷博的草原上空，色彩依然演奏

十月湖上

◎ [英] 贝 慈

着方兴未艾的狂飙曲。随着日轮的转动，红色军团越来越庞大，越战越猛，犹如火山爆发、江河倒悬，天空变成了一片火的海洋，红浪翻滚，殷红万里，而那黄和紫则被吞噬，被淹没，被驱赶到更远的天边……

色彩在天空鏖战的同时，大草原却一反白昼的粗犷、荒凉和落寞，变得极其温柔和恬静。那光与色极富层次感和质感，液态的光流，浓浓稠稠、轻轻淡淡地涂抹在草原上。草梢、草叶、野花都失去了原色，像饱饮了醇酒，醉醺醺地涨溢着一种情愫，展示出蓬勃的富丽、辉煌。这里、那里，从渊薮中、海子边、山坳和牧人的包帐里升起薄烟，淡淡的，若梦若幻，似情人飘逸的眼波。让人真想躺在这绿被金褥的眠床上，打滚翻腾，或“嗷嗷”一阵，宣泄胸中成吨的情感。然而冷静之后，发觉置身于这巨大的时空里，又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像一只昆虫、一瓣野花，甚至会激起离恨万缕、乡愁无限！

当太阳接近遥远的地平线时，天地间悬起一帘肃穆、凝重。草原失去醉酒后的浪漫，红颜渐褪，渐呈灰暗。我目睹着太阳蹒跚的脚步，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步步走向灵魂的栖息地。我心里突然涨起一股酸楚、一股悲怆。

太阳，终于无声无息地沉落了。寥寥长空，荒荒游云，莽莽大原，这博大的舞台也徐徐拉上了帷幕。那旷古未有的静，汹涌澎湃地铺展开来。这辽阔的静，庄严的静，一切都静如太初，静如幻景，静如一个巨大的谜。天空中，只有残霞在剥落。

我坐在草地上看这悲壮的风景。远处的草浪一起一伏，犹如一曲无声的旋律。草原失去了绿色，但草原的律动依然沉雄磅礴。当霞光的鳞片凋落殆尽时，草原的夜晚便来了。

（摘自《阅读大西北》，山东友谊出版社，沈骋宇图）

十月的树叶已经簌簌落满湖面。这无数黄色小舟般的落叶大多为白杨树叶，纷纷不停地从那些即使在无风天气也颤动不已的高树上上淅淅沥沥地飘落下来。但是遇上雨天或是雨后，它们便又飘得无影无踪。于是，除了那在盛夏时节宛如翡翠的盏盏瓷盆把湖面盖个满当当的睡莲残叶之外，这时湖上是一片利落，就连不少睡莲也已不在。那在蓓蕾时期有如浪里金蛇似的一种色黄头细的水草以及茂密的芦苇也都稀疏起来，它们被风霜编织成了许多凌乱的篮篓似的汀渚，这里的大松鸡一听到什么陌生的响动便溜到那底下去躲藏。

长夏之际，在这片莲叶田田的世界里，大松鸡往往过着一种不胜困惑迷惘的日子。它们找不到可以自由游泳的地方，于是整天整天可以看见它们在这片睡莲深藏的水面空隙之间小心翼翼地前进，不时把头歪歪低低，对这片绿叶世界深感惶恐，正如在冬天的时候对于冰天雪地感觉的那样。这时偶尔遇到稍清静些的水面，它们马上就活跃多了。湖面很长，除了其中两处小岛外，大体连成一片。湖上的鸟儿兴致来时，往往发狂似的参差其羽，翻飞水上，那起飞降落恍若无数细小而激动的水上飞机。而相比之下，那些野鸭的速度迅速得多，几乎颇形威武。它们着陆时，一些雄鸭的脖颈处闪耀着色如浓绿锦缎般的光泽，大有像飞机中队长期在外飞行之后初次凯旋之势。

钓鱼一事则只有等到时序进入夏末才有可能。久旱之后，水面浅而且清，深黝黝的游鱼可以成批看见，这是出来晒太阳的，但羞怯易惊，不易捕捉。只有等到晚间，当天气已经转凉，天色变暗，湖面也为露鱼水群的银色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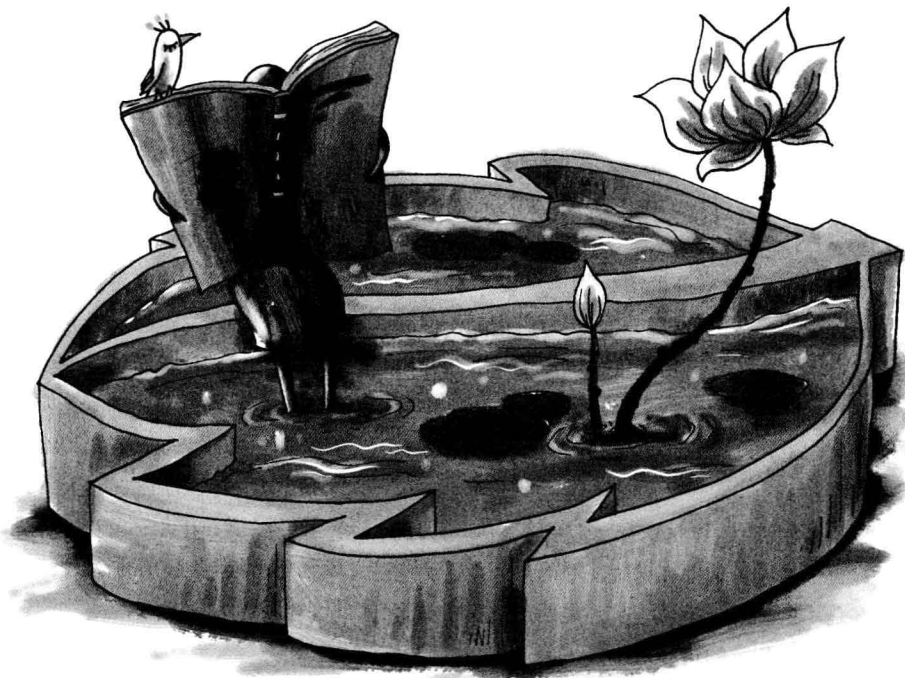
不断划破时，才有可能钓着几条。也许一条初生的鲈鱼，或比沙丁还小的石斑会咬上了钩。这整个时期，特别是在晴朗炎燥的早晨，个大的梭子鱼往往会露出湖心，一二十条一群，状若黑色电鳗，着迷般地待在那里，偶尔才大动一下，在水面上漾起丝丝涟漪。

说来奇怪，这里一切水上的与水周围的生物几乎都和这湖水有关。除了那在湖畔赤杨下踌躇不安的一只孤零零的鸬鹚，或是在十月午后从岛上横掠湖面引颈长鸣的鸥鸟以外，这里的一切鸟类生活大都属于水鸟生活。白嘴鸭似乎很少到这里来，燕八哥也是如此；偶尔可以瞥见一只鸽子从水上鼓翼而过，飞入树林；甚至连海鸥也属于田畴上的禽类。另外有两只高大的苍鹭每天好在这表面有水的草地上往来踱着，一遇声响则奋力地把头翘起。鹈鸟常常翩跹于附近沼泽中色状如棕色翎羽的藁丛之间，有时一只翠鸟也以魔术闪电般的快速啄着横过

最狭窄水面的赤杨影下的阴暗树篱。但有时，而且在很长的工夫之内，这里既无生命也无声息。湖面慢慢地寂静下来，再也没有鱼跃上来打破这种沉默，鸟儿不再啼叫，连树叶在这死寂的十月空气中也停止了颤动飘落。猩红色的浮子开始呈现在这看上去滑腻如脂的水面之上。

在这种宁静祥和的日子，这里的色泽真是绚烂之极。湖的南岸，白杨、赤杨、槐木以及七叶树等迤邐不绝、氤氲溟蒙，完全是一片橄榄黄和青铜色的漠漠水帘。樱桃、梨子，繁茂的果园一团火红，它那低垂的橙黄光焰早已颀颀透出一带几乎光净的秋柳之外。橡树依然苍绿，但挺立在远处的山毛榉却如赤峰。至于湖面上的种种奇颜异色，更是姿媚跃出：岛上生满楹棹，虽仍郁郁青青，但树间嘉实累累，恍如千万盏金灯，只是无人前来采撷罢了。

（摘自《致大海》，学林出版社，冰儿萧萧图）



温泉通信

◎ [日] 川端康成 叶渭渠 译

疑是白羽虫漫飞舞，却原来是绵绵春雨。

“要是个大好天气，就可以去摘蕨菜啦！”女佣说。

这是4月8日的事。早樱、木兰，还有各种奇花异卉吐艳争芳。雨蛙也在鸣唱。该是香鱼游访野川的季节了吧。去年我问过女佣餐桌上的炸鱼是什么鱼，女佣当场将厨师的信拿了出来。“给您送来的是香鱼——是秘密。”这是有人在解除禁令之前偷偷捕来的。那时节，牡丹花早已绽开，今年也许为时尚早吧。

山茶花遍野怒放，呈现出一派即将凋零的情景。然而它却是一种非常顽强的花。今年正月伊始，我和在本所（东京的一个地名）帝大福利团体工作的学生去净帘瀑布，途中曾向溪流对岸的花丛频频地投掷石子，想把花朵打落下来。花儿离我们太远，拼命使劲，好不容易才能投掷到那边。然而，4月初重游此地，只见花朵依然绽开。我和武野藤介两人又投掷了石子。正月里没有凋谢的花，4月间却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顺着溪流流逝。

也许是山的关系，经常降雨。天空忽雨忽晴，变化无常。凌晨2时光景，打开浴室的窗扉，本以为在下雨，谁知外面却洒满了月光。白色的雾霭腴腆地在溪流上空漂浮。我心想：“已是初夏时分啦！”突然又意识到现时是4月初呢。空气清新、枝繁叶茂的山中之夜，再度沐浴在雨和月光中，更令人心旷神怡了。

我常常感到雨后月夜格外的美。地藏菩萨节日，点点星火，如把灯笼遗忘在田野里一般。我与旅馆的女佣同行，遇上下雨。归途，月亮出来了，雾霭依然低垂在山谷上。去冬的一天，我和中河与一（日本小说家）一家乘马车去古奈温泉，也是个雨天，后来转晴，也看到月亮和雾霭。

“月亮也在移动呀！”可是，在汤岛看不见一轮大满月，看不见称得上是朝日初上和夕辉晚照的景象。因为它的东边西边都是重峦叠嶂。早晨，首先是西边的群山披上了阳光的明亮色彩，朝霞的边际从山腰扩展开去，太阳升高了。黄昏时分，东边的山峦披上了晚霞。汤岛的重山，

光彩虽然淡薄了，天志山岭却仍然是一片霞红。

要是观赏旭日和夕阳的彩霞，走到街上，仰望远方天边的富士山，则美不胜收。富士山染上朝日的光辉，也染上斜阳的色彩。

星空也狭窄了。

“我一直登到那座山的顶峰哪。”

我站在下田街道上，朋友们一来，我就一定指着那钵洼山这样说。那座山屹立在从下田街道快走到天城的地方，再爬上约莫三千二百多米的山坡才能达到山巅。因此，从这个村庄眺望，山显得非常高，好像一个倒扣的钵，漫山遍野都是草。花了40分钟，才爬到接近顶峰的地方。从山麓看上去，枯草显得很可爱；可登上去看，却是一丛丛没胸高的芒草。突然间，五六个割草的汉子从草丛中爬出来，惊异地望着我。连我自己也觉得爬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旋即下了山。这是沉寂的去冬岁暮的事。

一条新路建成了。这条路在汤岛的附近，从下田街道拐向世古瀑布那边，一直延伸到伊豆西海岸的松崎港。狭窄的松崎街变得宽阔了。路，一直修到世古的对面。

4月6日，庆祝新路落成。一群参观安来节的旅游者在别墅庭院里唱起歌来。庆祝日之前，春雨绵绵，今天却晴空万里。4月13日那天，树干、树叶、屋顶、花儿、溪流，一处处的风物都承受着阳光的沐浴，灿烂夺目，艳美极了。

（摘编自《花未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沙漠

◎ [法] 安德烈·保尔·吉约姆·纪德

多少次黎明即起，面向霞光万道、比光轮还明灿的东方；多少次走到绿洲的边缘，那里的最后几棵棕榈枯萎了，生命再也战胜不了沙漠；多少次啊，我把自己的欲望伸向你，沐浴在阳光中的酷热的大漠，正如俯向这无比强烈的耀眼的光源……何等激动的瞻仰、何等强烈的爱恋，才能战胜这沙漠的灼热呢？

不毛之地，冷酷无情之地，热烈赤诚之地，先知神往之地——啊！苦难的沙漠、辉煌的沙漠，我曾狂热地爱过你。

在那时时出现海市蜃楼的北非盐湖上，我看见犹如水面一样的白茫茫的盐层。我知道，湖面上映照着碧空，盐湖湛蓝得好似大海。但是为什么会有簇簇灯心草，稍远处还会矗立着正在崩坍的页岩峭壁？为什么会有漂浮的船只和远处宫殿的幻象？所有这些变了形的景物，悬浮在这片臆想的深水之上。

我曾见在朝阳的斜照中，阿马尔卡杜山变成玫瑰色，好像是一种燃烧的物质。

我曾见天边狂风怒吼、飞沙走石，令绿洲气喘吁吁，像一只遭受暴风雨袭击而惊慌失措的航船。绿洲被狂风掀翻。而在小村庄的街道上，瘦骨嶙峋的男人赤身露体，蜷缩着身子，忍受着炙热焦渴的折磨。

我曾见荒凉的旅途上，骆驼的白骨蔽野。那些骆驼因过度疲顿，再难赶路，被商人遗弃了。随即尸体腐烂，叮满苍蝇，散发出恶臭。

我也曾见过这种黄昏，除了鸣虫的尖叫，再也听不到任何歌声。

我还想谈谈沙漠，生长细茎针茅的荒漠，游蛇遍地，绿色的原野随风起伏。乱石的荒漠，不毛之地。页岩熠熠闪光，小虫飞来舞去，灯心草干枯了。在烈日的暴晒下，一切景物都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黏土的荒漠，这里只要有涓滴之水，万物就会充满生机。只要一场雨后，万物就会葱绿。虽然土地过于干旱，

难得露出一丝笑容，但这里的青草似乎比别处更嫩更香。由于害怕未待结实就被烈日晒枯，青草都急急忙忙地开花，授粉播香，爱情是急促短暂的。太阳又出来了，大地龟裂，风化，水从各个裂缝里逃遁。大地坼裂得面目全非，大雨滂沱，激流涌进沟里，冲刷着大地，但大地无力挽留住水，依然干涸而绝望。

黄沙漫漫的荒漠宛似海浪的流沙，不断移动的沙丘，在远处像金字塔一样指引着商队。登上的一座沙丘，便可望见天边另一座沙丘的顶端。

刮起狂风时，商队停下，赶骆驼的人便在骆驼的身边躲避。

黄沙漫漫的荒漠生命灭绝，唯有风与热的搏动，阴天下雨，沙漠犹如天鹅绒一般柔软。夕照中，则像燃烧的火焰。而到清晨，又似化为灰烬。沙丘间是白色的谷壑，我们骑马穿过，每个足迹都立即被尘沙所覆盖。由于疲顿不堪，每到一座沙丘，我们总感到难以跨越。

黄沙漫漫的荒漠啊，我早就应当狂热地爱你！但愿你最小的尘粒在它微小的空间，也能映现宇宙的整体！微尘啊，你忆起何种生活，从何种爱情中分离出来？我的灵魂，你曾在黄沙上看到什么？白骨、空的贝壳……

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一座高高的沙丘脚下避日。我们坐下，那里还算阴凉，悄然长着灯心草。至于黑夜，茫茫黑夜，我能谈些什么呢？这是一次缓慢的航行。海浪输却沙丘三分蓝，胜似天空一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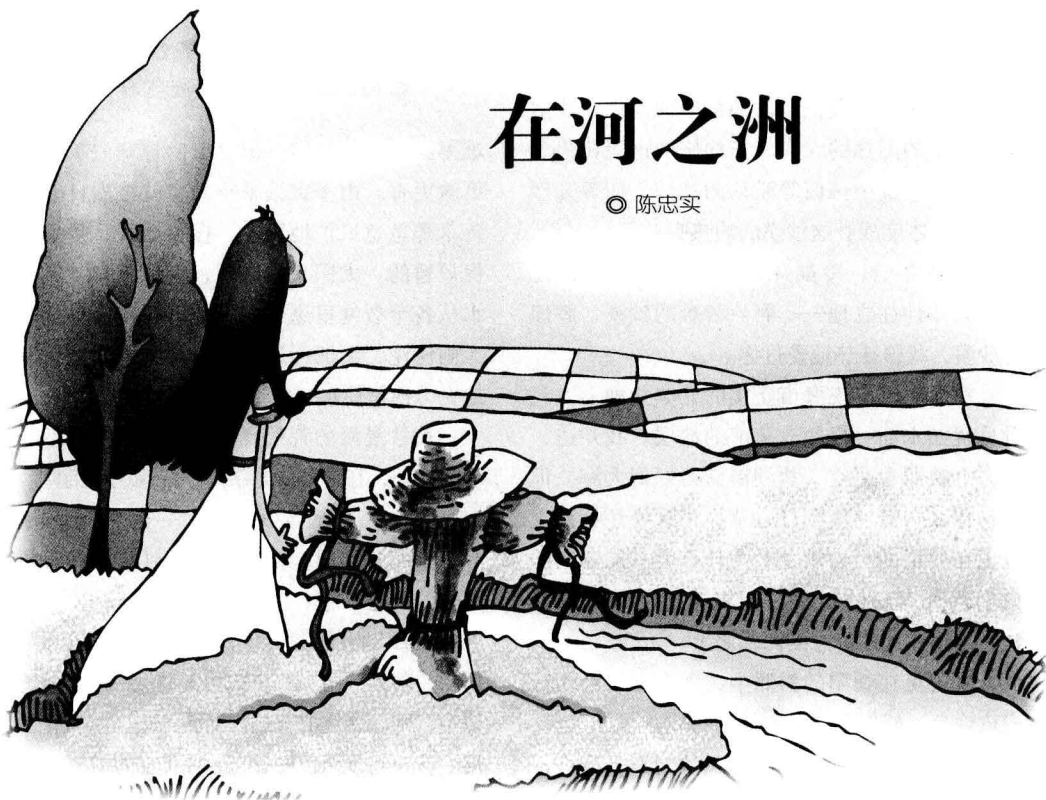
我熟悉这样的夜晚，似乎觉得一颗颗明星格外璀璨。

（摘自《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长江出版社，

冰儿萧萧图）

在河之洲

◎ 陈忠实



汽车驶出古城西安东门，不久就进入麦深似海的关中平原的腹地。时令刚交上五月，吐穗扬花的小麦一望无际，眼前是嫩滴滴的密密匝匝的麦叶麦穗，稍远就呈现为青色了。放开眼远眺，就是令心灵震颤的恢弘深沉的气象了。

东过渭河，田堰层叠的渭北高原，在灰云和浓雾里隐隐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无论立陡的塬，还是舒缓的漫坡，都被青葱葱的麦子覆盖着，如此博大深沉，又如此舒展柔曼，无法想象仅仅在两个月之前的残破与苍凉，顿然产生对黄土高原深蕴不露的神奇伟力的感动。

我的心绪早已舒展欢愉起来，因为那里

潜藏着一个极富诱惑的企盼，即将踏访两千多年前那位“窈窕淑女”曾经生活和恋爱的“在河之洲”了。

我是在初中语文课本上，初读那首被称做中国第一首爱情诗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许是少年时特有的敏感，对那位好逑的君子不大感兴趣，甚至有莫名的逆反式忌妒：一个什么样的君子，竟能赢得那位窈窕淑女的爱？在河之洲，在哪条河边的哪一块芳草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窈窕淑女，而且演绎出千古诵唱不衰的美丽爱情诗篇？

神秘而又圣洁的“在河之洲”，就在我心底潜存下来。

远远便瞅见了黄河。黄河紧紧贴着绵延起伏的群山似的断崖的崖根，静静地悄无声息地涌流着。黄河冲出禹门，又冲出晋陕大峡谷，到这里才放松了，抖落下沉重的泥沙，孕育出渭北高原这方丰饶秀美的河洲。这里坦坦荡荡铺展开的绿莹莹的芦苇，在人初见的一瞬便感到巨大的摇撼和震颤。我站在坡坎上，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那方自少年时代就潜存心底的“在河之洲”，完全不及现实的洽川之壮美。

芦苇正长到和我一般高，齐刷刷，绿莹莹，宽宽的叶子上绣积着一层茸茸白毛，纯净到纤尘不染。

我漫步在芦苇荡里青草铺垫的小道上，似可感到正值青春期的芦苇的呼吸。我自然想到那位身姿窈窕的淑女，也许在麦田里锄草，在桑树上采摘桑叶，在芦苇丛里聆听鸟鸣。高原的地脉和洽川芦苇荡的气韵，孕育出窈窕壮健的身姿和洒脱清爽的质地，才会让那个万众景仰的周文王一见钟情，倾心求爱。我便暗自好笑少年时期自己的无知与轻狂，好迷的君子可是西周的周文王啊，哪里还有比他更能称得起君子的君子呢！一个君王向一个锄地割麦采桑养蚕的民间女子求爱，就在这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里，留下《诗经》开篇的爱情诗篇，萦绕在这个民族每一个子孙的情感之湖里，滋润了两千余年，依然在诵着吟着品着咂着，成了一种永恒。

雨下起来了。芦苇荡里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的雨雾，腾起排山倒海般雨打苇叶的啸声，一波一波撞击人的胸膛。

走到芦苇荡里一处开阔地时，看到一幅奇景，好大的一个水塘里，竟然有几十个人在戏水，男人女人，年轻人居多，也有头发

稀落皮肉松弛的上了年岁的人。这个时月里的渭北高原，又下着大雨，气温不过10℃，那些人只穿泳衣在水塘里戏闹着，似乎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温泉，名处女泉。温泉蒸腾着水汽，像一只沸滚的大锅，一团团温润的水汽向四周的芦苇荡里弥漫，幻如仙境。洽川人得了这一塘好水，冬夏都可以尽情洗浴了。自古形成一个风俗，女子出嫁前夜，必定到处女泉净身，真是如诗如画。洽川这种温泉在古籍上有一个怪异的专用汉字——𤇗。自地下冒涌出来，冲起沙粒，对浴者的皮肤冲击搓磨，比现代浴室的超豪华设施美妙得远了。

在洽川，这样的泉有很多，细如蚁穴，大如车轮，《水经注》等多种典籍都有生动具体的描绘。现在成了各地旅客观赏或享受沙浪浴的好去处了。

这肯定是我见过的最绝妙的温泉了，也肯定是我观赏到的最壮观的芦苇荡了，造化给缺雨干旱的渭北高原赐予这样迷人的一方绿地，弥足珍贵。

我在孙犁的小说散文里领略过荷花淀和芦苇荡的诗意美，前不久从媒体上看到有干涸的危机，不免扼腕；从京剧《沙家浜》里知道江南有一片可藏匿新四军的芦苇荡，不知还有芦苇否？

芦苇丛生的湿地沙滩，被誉为地球的肺。无须特意强调，谁都知道其对于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功能。

我便庆幸，在黄河滩的洽川，芦苇在蓬勃着，温泉在涌着冒着，现代淑女和现代君子，在这一方芳草地上，演绎着风流。

（摘编自《陈忠实散文精选集》，

新世界出版社，盛开图）

